

羅湖野録

全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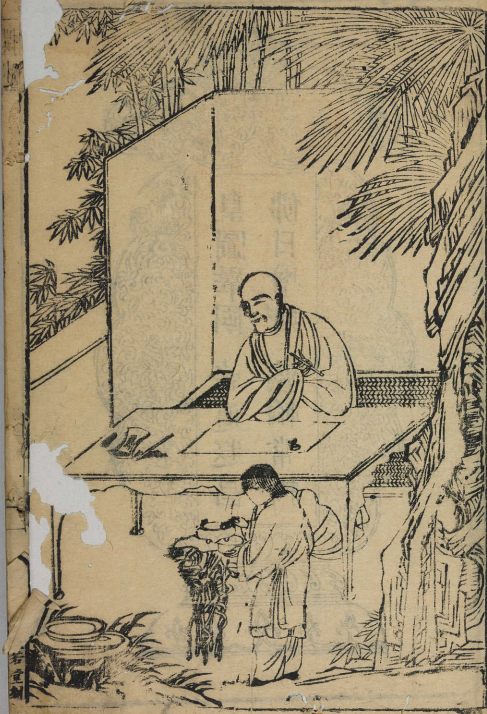
C40
4514
(178)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詩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凜輪常轉

羅湖野錄序

愚以倦遊歸憩羅湖之上杜門卻掃不與世接因追
繹疇昔出處叢林其所聞見前言往行不爲不多或
得於尊宿提唱朋友談說或得於斷碑殘碣蠹簡陳
編歲月浸久慮其湮墜故不復料揀詮次但以所得
先後會萃成編命曰羅湖野錄然世殊事異正恐傳
聞謬舛適足滓穢先德貽誚後來姑私藏諸以俟審
訂脫有博達之士操董狐筆著僧寶史取而補之士
苴罅漏不爲無益云爾

紹興乙亥十月望日湖隱堂釋氏

旣瑩序

羅渚野錄卷上

宋江西沙門曉瑩集

趙清獻公平居以北京天鉢元禪師爲方外友而咨決心法暨牧青州日聞雷有省卽說偈曰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霹靂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刹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已而答富鄭公書略曰近者旋附節本傳燈三卷當已通呈今承制宋威去餘七軸上納林復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爲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

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唯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豎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隨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林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旣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林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

入拏敢爲賀於門下也公以所證形於尺素而爲鄭公同事攝蓋不孤先聖囑累而然元豐間以太子少保歸三衢與里民不間位貌名所居爲高齋有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銷息也尋常時人要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又誌其壽瑩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真法身不卽不離克滿大千普現悲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瑩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麗擅美於前耶若夫身退名遂善始令終不出戶庭心契佛祖賢於知機遠禍駕言從赤松子遊者遠矣

湖州西余淨端禪師字表明出於湖之歸安丘氏甫六歲事吳山解空院寶暹爲師暹數欲以貴補端謝曰志不願爲進納僧當隸業與三寶數亦未晚耳年二十有六始獲僧服旣而觀弄師子頓契心法乃從仁岳法師受楞嚴要旨一日岳以經中疑難十數使其徒答之唯端呈二偈曰七處徵心心不遂懵懂阿難不瞽地直饒徵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又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還得不還時也是蝦跳不出斗岳視而驚異曰子知見高妙必弘頓宗于時齊岳禪師住杭之龍華道價煥映東吳

端往參禮機緣相契不覺奮迅翻身作俊猊狀岳因
可之自是叢林雅號爲端師子端天資慈詳戒檢不
違恤飢問寒如切諸已章丞相子厚由樞政歸吳致
端住靈山繼遇有詔除拜適遇翁體中不佳進退莫
擬端投以偈曰點鐵成金易忠孝兩全難子細思量
著不如個湖州長興靈山孝感禪院老松樹下無用
野僧閒又嘗往金陵謁王荊公以其在朝更新庶務
故作偈曰南無觀世音說出種種法衆生業海深所
以難救拔往往沈沒者聲聲怨菩薩吳興劉燾撰端
塔碑荊公平時見端偈語稱賞之曰有本者故如是

然所獻二公偈竝出禪悅遊戲使不以方外有道者
遇之其取詬厲也必矣此可謂相忘於道術也歟
空室道人者直龍圖閣范公珣之女幼聰慧樂於禪
寂因從夫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死心禪師于雲巖
旣於言下領旨尋以偈伸讚死心曰韶陽死心靈源
甚深耳中見色眼裏聞聲凡明聖昧後富前貧利生
濟物點鐵成金丹青徒狀非古非今死心問之曰死
心非真向甚麼處讚若讚死心死心無狀若讚虛空
虛空無跡無狀無跡下得個甚麼語若下得語親見
死心對曰死心非真真非死心虛空無狀妙有無形

絕後再蘇親見死心於是死心笑而已靈源禪師遂以空室道人號之自爾叢林知名政和間居金陵圓悟禪師住蔣山佛眼禪師亦在焉因機語相契二師稱賞然道韻閒淡似不能言者至於開廊正見雅爲精峭偈句有讀法界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綱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又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只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

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卻後於姑蘇西竺院剃髮爲尼名惟久宣和六年跌坐而終道人生於華胄不爲富貴籠絡傑然追蹤月上女直趣無上菩提又變形服與鐵磨爲伍至於生歿之際効驗異常非志烈秋霜疇克爾耶

太史黃公魯直元祐間丁家艱館黃龍山從晦堂和尚遊而與死心新老靈源清老尤篤方外契晦堂因語次舉孔子謂弟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於是請公詮釋而至于再晦堂不然其說公怒形於色沈默久之時當暑退

涼生秋香滿院晦堂乃曰聞木樨香乎公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公欣然領解及在黔南致書死心曰往日嘗蒙苦口提撕常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州道中晝臥覺來忽然廓爾尋思平生被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靈源以偈寄之曰昔日對面隔千里如今萬里彌相親寂寥滋味同齋粥快活談諧契主賓室內許誰參化女眼中休去覓瞳人東西南北難藏處金色頭陀咲轉新公和曰石工來斲鼻端塵無手人來斧始親白牯狸

奴心卽佛龍睛虎眼主中賓白攜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萬里相看常對面死心寮裏有清新黃公爲文章主盟而能銳意斯道於黔南機感相應以書布露以偈發揮其於清新二老道契可槩見矣噫世之所甚重者道而已公旣究明則杜子美謂文章一小技豈虛也哉

瞞菴成禪師世姓劉宜春人裂儒衣冠著僧伽黎於仰山已而從普融平公得出世法宣和初住東京淨因太尉陳良弼建大會禪講畢集有善法師賢普宗之雄者致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

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攷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五教是爲邪說是時諸禪列坐法真禪師一公以目眴慈受禪師深公深復肘師使對之師乃召善而謂之曰承法師所問不足勞諸大禪師之訓只淨因小長老可解法師之惑其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所謂大乘頓教乃卽有卽空義也所謂一乘圓教乃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我此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世間諸子

百家一切技藝悉能相入乃喝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旣聞則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又召善曰汝今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旣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大乘始教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卽今實無旣乃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虚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

善遂稽首謝師復召善曰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
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
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
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
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
四義事理無邊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
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
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
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

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
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
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於是膠其口褫其
氣愀然變容媿怍而退噫成之學瞻道明左右逢原
乘機挫銳於人天衆前借使先德扶宗亦蔑以加於
此矣

玉泉皓禪師元豐間普衆僧於襄陽谷隱望聳諸方
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
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
乎皓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法于

郢州大陽是時谷隱王者私爲之喜謂我嘗座出世
盛集縑素以爲歆豔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
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
爲汝說破攜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遷玉泉有示衆
曰一夜雨滂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嘗行者人力拄
底拄撐底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
頌法身向上事如傳大士云空手把鋤頭洞山云五
臺山上雲蒸飯只頌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
以凡聖議嘗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乃曰
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

布褌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
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嗚呼
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跡而已皓之唱道開豁正見至
於示跡殊常則爲不測人求於往昔殆鄧隱峯普化
之流亞歟

黃龍忠道者初至舒州龍門縱步水磨所見牌云法
輪常轉豁然有省撫掌說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
更問如何水推石磨遂寫而作圓相於後詣方丈呈
佛眼禪師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屨
爲隣於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

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所以禪會雅呼爲忠道者
方是時死心禪師住黃龍道重一時學者至無所容
故於季春結制以限來者死心道貌德威鮮敢嬰其
鋒忠直前抗論有偈風之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
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
迫暮持白木劍造其室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
是否死心擬對忠卽揮劍死心引頸而咲忠擲劍於
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忠住勝業疏略曰
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
世以爲實錄云

福州資福善禪師古田人姓陳氏少有逸氣祝髮於
寶峯院卽出嶺參侍石霜慈明禪師當時龍象如翠
巖眞公尤所屈服故天下叢林知有善侍者名及禮
辭慈明還闔慈明口占偈調之曰七折米飯出鑪胡
餅自此一別秤鎚落井旣而出世里中鳳林逮遷資
福則碌碌無聞焉以故言句亦罕傳於世有三玄要
訣偈曰三玄三要與三訣四海禪人若爲別西天東
土競誼錡北鬱單越人打鐵馬鳴龍樹擬何云彌勒
金剛皆敲舌文殊大咲呵呵迦葉欲言言不得言
不得釋迦老子頭鬢白頭鬢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又

示衆曰閑拋三寸刃鋒鋸市地冰霜定紀綱若是丈夫真意氣任君敲磕振風光二曰垂鉤四海浪吞侵罕遇獐龍動角麟師子頻呻全意氣縱橫誰是顯當人嗚呼善與黃龍楊歧翠巖爲鴈行況蚤於諸公間言論風旨亦優爲之何得歸鄉卒中慈明之調耶園悟禪師政和間謝事成都昭覺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公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園悟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

極則終是無風市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園悟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園悟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慍園悟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翼曰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園悟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園悟咲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趣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夫圓悟融通宗教若此故使達者心悅而誠服非宗說俱通安能爾耶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於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卽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者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

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爲說來時路家在黃陂翠靄間羅漢淮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旣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尊黃龍爲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蘊未伸曄然名見當時而垂稱於後世雲居可爲有子矣

大覺禪師昔居泐潭薨坐室中見金蛇從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讚爲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赴詔住東

都淨因先是仁廟閱投子語錄至僧問如何是露地
白牛投子連叱由茲契悟乃製釋典頌十四首今只
記其首篇曰若問主人公真寂合太空三頭并六臂
臘月正春風尋以賜璉璉和曰若問主人公澄澄類
碧空雲雷時鼓動天地盡和風既進經一夜之覽宣
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
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皇情太悅久之奏頌
乞歸山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
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御和曰佛祖明明了
上機機前薦得始全威青山般若如如體御頌收將

甚處歸再進頌謝曰中使宣傳出禁闈再令臣住此
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
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
雲自在飛至治平中上疏勾歸英廟付以劄子曰大
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款誠乞歸
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庵院隨性住
持或十方禪林不得抑逼堅請璉攜之東歸鮮有知
者蘇翰林軾知杭時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
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
出京曰英廟賜手詔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

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而不
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其不暴耀足以羞挾權恃寵
者之顏若夫仁廟萬機之暇與璉唱酬發揮宗乘以
資至治所以宸奎閣記謂得佛心法古今一人而已
誠哉斯言也

富鄭公鎮亳州時迎華嚴顒公館於州治咨以心法
既有證入而別後答顒書曰示諭此事問佛必有夙
因非今生能辦誠是如此然弼遭遇和尚卽無始以
來忘失事一旦認得此後須定拔出生死海不是尋
常恩知雖盡力道斷道不出也和尚得弼百千其數

何益於事不過得人道華嚴會下出得個老病俗漢
濟得和尚甚事所云淘汰甚多此事誠然每念古尊
宿始初在本師處動是三二十年少者亦是十數年
侍奉日日聞道聞法方得透頂透底卻思弼兩次蒙
和尚垂顧共得兩個月請益更作聰明過人能下得
多少工夫若非和尚巧設方便著力撻發何由見個
涯岸雖粉骨碎身無以報答未知何日再得瞻拜但
日夕依依也噫先佛特稱富貴學道難況貴極人臣
據功名之會而成辦焉此尤爲難耳形以汗簡尊奉
顒公而自謂不是尋常恩知豈欺人哉

圓獎禪師本公天資純誠而少緣飭初遊雲居同數友觀石鼓相率賦頌或議本素不從事筆硯乃戲彊之本卽賦曰造化功成難可測不論劫數莫窮年如今橫在孤峯上解聽希聲徧大千儕輩爲之愕然尋謁懷禪師於池陽景德旣領旨而與衆作息莫有知者一日懷設問曰泥犂長夜苦聞者痛傷心調達在地獄中爲甚麼卻得三禪天樂所對未有契者懷曰此須本道者下語始得遂亟呼而至理前語問之本曰業在其中自是一衆改觀其後被詔住慧林道契仁廟而名落天下其希聲徧大千之語豈苟然哉

明教禪師嵩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攜所業三謁泰伯以論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泰伯愛其文之高服其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文忠公旣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齋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經備得禪門祖宗所出本末因

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註輔教編印本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竝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麤曾留心觀其筆削註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機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敕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深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

於藏經內收附割付傳法院准此嵩之高文至論足以寄宣大化既經進獻獲收附於大藏則維持法網之功日月不能老矣嗟夫吾徒有終身不過目者豈知潛利陰益之所自耶

蜀僧普晉座自號性空庵主參見死心禪師居華亭最久雅好吹鐵笛放曠自樂凡聖莫測亦善爲偈句開導人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致太平又曰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

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子也須存意著便宜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峯雪竇持禪師嘗有偈酬之曰性空老人何快活只有三衣并一鉢叢林端的死心兒見膽開談心豁豁有時吹笛當言說一聲吹落西江月桃華庵中快活時往往觀者舞不徹甚道理能歡悅搔手向人應道別堪笑無人知此意盡道秤鎚硬似鐵難謾唯有當行家爲報臨機莫漏洩旣而欲追船子和尚故事乃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燒柴二免開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

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仍別衆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偏繼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卽語緇素曰吾去矣遂於青龍江上乘木盆張布颿吹鐵笛泛遠而沒旣聞其水化以偈悼之曰僧不僧俗不俗曾得死心親付囑平生知命只逍遙行道苦無清淨福東西南北放癡憨七十七年捏怪足漆桶裏著到波濤裏洗浴個中誰會無生曲隨潮流去又流歸莫是庵前戀筇竹阿呵呵老大哥快活誰人奈汝何噫生歎之故亦大矣晉以爲道戲非事虛言觀其所存豈得而議哉

爲山小秀禪師與法雲大秀禪師久依天衣懷公號
 爲飽參俱有時名故叢林以大小呼之因結伴探諸
 方嘗謁圓鑒遠公於浮山遠欲羅致乃示以偈并所
 編禪門九帶集而諭之曰非上根利智何足語此哉
 大秀陰知其意卽和偈曰孰能一日兩梳頭緣得髻
 根牢便休大底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于時
 南禪師居黃檗積翠庵小秀聞僧舉三關語悚然驚
 異欲往見之大秀曰吾不疑矣小秀於是獨行大秀
 遲其不復潛令僧窺南公作爲僧至期月見其孤坐
 一榻泊如也返告大秀曰此老無他長但修行道者

僧耳大秀由是讓小秀曰這措大中途失守負吾先
 師大秀尋遊淮上嘗衆僧於白雲端禪師舉之出世
 四面山小秀於黃檗久而有契證聞大秀遷棲賢以
 偈寄曰七百高僧戰法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
 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又嘗頌三關話曰我手
 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狂走我腳驢腳高低
 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爍問我生緣處處不疑語直
 心無病誰論是與非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環
 安院乃其故居也若大秀因人之言昧宗師於積翠
 而能依白雲蓋得所擇小秀疑三關話而求所決真

不自欺矣爾後俱爲法道盟主其所決所擇亦何可
訾哉

台州護國元禪師叢林雅號爲元布袋初參圓悟禪
師於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旣迷須得個悟旣
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卻從無迷悟處建
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
大徹繼而執侍圓悟機辯逸發圓悟操蜀語目爲聲
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聲頭禪撞
著聲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黍黑
晚年轉復沒刁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

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元歸浙東鏹彩埋光
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蓋嘗問道於圓悟且閱
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元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
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
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以是見當時所至龍
象蹴踏如元高道尚復羣居旣邃所養逢辰則出所
以軒持於世今夫珉中玉表急於求售者視元之操
履能無惡乎

靈源禪師蚤參承晦堂於黃龍而清侍者之名著聞
叢林元祐七年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故欽慕之是

時靈源寓興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勸請出世於豫章觀音其命嚴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辭免曰無地無錐徹骨貧利生深媿之餘珍鄺中大施門難啓乞與青山養病身黃太史魯直憂居里閭有手帖與興化海老曰承觀音虛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清兄確欲不行亦甚好蟠菴三十年一契莫做退華杏子摘卻此事黃龍興化亦當作助道之緣共出一臂眞送上上樹拔卻梯也噫江西法道盛於元祐間蓋彈壓叢林者眼高耳況遴選之禮優異如此靈源以偈力辭而太史以簡美之得非有所激而云

臨卽復脊座頂平目深短小精悍常往來淮山白雲端和尚深器重之一日遊山次白雲且行且語曰子曾見甚尊宿試語我來復曰頃在湖湘如福嚴雅公上封鵬公北禪賢公麤嘗親依白雲笑曰元來見作家來我且問你玄沙不出嶺此意如何復趨前將白雲手一指白雲又問靈雲見菴華悟道作麼生復卽踏倒曰將謂是個漢白雲蹷起笑而已自是叢林推敬至五祖演和尚亦待以父執且使佛眼親其緒論佛眼因問以佛法大意對曰安仁出草屨復後歸鄉年八十餘而終觀其機契白雲則可知所蘊矣而始

終一節亦足以增懿緇林豈特高踞雄席然後爲榮哉

南嶽芭蕉庵主泉禪師生於泉南祝髮於崇福院旣出嶺造汾陽參禮昭禪師受其印可隱于衡嶽徜徉垢汙汙世莫能測以楮爲帔所至聚觀遂自歌曰狂僧一條紙帔不使毳鍼求細意披來只麼且延時忍觀蠶苦勞檀施縱饒羅綺百千般濟要無過是禦寒僧來翫俗來翫黑噴雲霞山水現五嶽煙疑是翠縑四溟浪白爲銀線他人云甚模樣剛把漁踐作高尚雖多素質混然成免效田畦憑巧匠逞金襴與紫袍狂

僧直是心無向迦葉頭陀遙見時定將白氎來相讓向伊言我不換老和尚泉平時慈明厚之以友于老南敬之以叔父至於放曠自任簡脫無檢豈非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耶其製楮爲帔無乃矯於侈飾肆意成歌有以諷於浮競由是而觀未容無取也

無盡居士張公天覺早負禪學猶欲尋訪宗師與之決擇因朱給事世英語及江西兜率悅禪師禪學高妙聰敏出於流類元祐六年公漕江西按部分寧五禪逆於旅亭顧問至兜率公曰聞師聰敏之名久矣悅遽對曰從悅臨濟兒孫若以聰敏說文章定似都

運談禪公雖壯其言而意不平遂作偈命五禪舉揚
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
壇看便請橫矛戰一場悅當其末提綱之語盡貫前
者公陰喜之乃遊兜率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
看傳燈錄一千七百尊宿機緣唯疑德山托鉢話悅
曰若疑托鉢話其餘則是心思解何曾至大安樂
境界公憤然就榻屢寢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趯翻溺
器忽大省發喜甚卽叩悅丈室門謂悅曰已捉得賊
了也悅曰賊物在甚麼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翌
旦公有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

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別去未幾悅遂歸
寂公登右揆之明年當徽宗宣和辛卯歲二月奏請
悅諡號遣使持文祭于塔祠曰昔者仰山謂臨濟曰
子之道他日盛行於吳越間但遇風則止後四世而
有風穴延沼沼以讖常不憚晚得省念而喜曰正法
眼藏今在汝躬死無遺恨矣念旣出世晉山荒村破
寺衲子纔三十餘輩然其道大震天下師於念公爲
六世孫於雲庵爲嫡嗣住山規範足以追媲晉山機
鋒敏妙初不減風穴余頃歲奉使江西按部西安相
識於龍安山中抵掌夜語盡得其末後大事正宗顯

撰述
決方以見晚爲歎而師遽亦化去惜其福不逮慧故緣不勝喜其德不可掩故終必有後有若踈山了常兜率慧旻慈雲明鑒清溪志言者皆說法一方有聞於時有若羅漢慧宜楊歧子圓廣慧守真瀨川智宣者皆遯跡幽居痛自韜晦風穴得一省念遂能續列祖壽命今龍安諸子乃爾其盛豈先師靈骨真灰燼無餘耶蓋其道行實爲叢林所宗向有光佛祖有助化風思有以發揮之爲特請於朝蒙恩追諡真寂大師嗚呼余惟與師神交道契故不敢忘外護之志雖其死生契闊之異而蒙被天子之殊恩則幸亦共之

仰惟覺靈祇此榮福夫蔚爲儒宗而崇佛道未有如公者然非敏手安能激發苟非上根未易承當至於嶽立廊廟展大法施旣不忘悅之道義而特與追榮矢心以詞勤勤若此蓋所以昭示尊師重法歟

五祖演和尚在白雲掌磨所一日端和尚至語之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詰之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你道如何演於是大疑卽私自計曰旣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厥後嘗曰吾因玆出一身白

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雪堂行公有頌發揮之曰腦後
一椎喪卻全機淨保保兮絕承當赤灑灑兮離鉤錐
下載清風付與誰嗚呼中興臨濟法道蓋五祖矣而
於白雲日董廌役辦衆資給其服勤可謂至矣然亦
未聞館以明窻寵以清職何哉

潼川府天寧則禪師早業儒詞章婉締旣從釋得法
於儼菴座而爲黃檗勝之孫有牧牛詞寄以滿庭芳
調曰咄這牛兒身彊力健幾人能解牽騎爲貪原上
綠草嫩離離只管尋芳逐翠奔馳後不顧傾危爭知
道山遙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今有智長繩牢把短

杖高提入泥入水終是不生疲直待心調步穩青松
下孤笛橫吹當歸去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世以禪
語爲詞意句圓美無出此右或譏其徒以不正之聲
混傷宗教然有樂於謳吟則因而見道亦不失爲善
巧方便隨機設化之一端耳

西蜀廣道者住筠陽九峯爲雲庵真淨之嗣天資純
至脫略世故有頌趙州勘婆話曰指路婆婆在五臺
禪人到此盡癡欲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
垓一日有戒上座者善於醫術分衛而歸命廣說法
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峯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

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答曰喫棒得也未戒作禮而退廣遂問侍者曰陞座爲何事侍者曰戒藥王請廣曰金毛師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師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卽是今晨戒藥王便下座廣晚年依同門友深公於寶峯雪夜深與擁爐語論之久潛使人戲去廣臥榻衾褥及就寢摸索無有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庵向上關熏爐茗椀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來著壞山瘦節直

宜青嶂立道心長與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孤峯煙靄間廣之高風逸韻於詩可見矣妙喜老師亦嘗與遊從言其大槩是時叢林以道者目之眞名稱厥實也

龍牙才禪師受潭師曾公孝序之請旣開堂於天寧有僧致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答云蘇盧蘇盧進云蘇盧蘇盧還有西來意也無答云蘇盧蘇盧由是叢林呼爲才蘇盧一日曾延見諸禪因問曰龍牙答話只蘇盧如何道林月庵乃應聲而顧諸禪曰借問諸方會也無曾笑曰可聯成一頌以爲禪

悅之樂時座無續者及傳至雲蓋有慈觀長老曰昨夜虛空開口笑祝融吞卻洞庭湖世稱月庵續後二句豈不孤慈觀耶今徑山法音首座是時與雲蓋法席目擊其事然月庵道滿天下亦何藉此

西蜀表自禪師參演和尚於五祖時圓悟分座接納五祖使自親炙焉圓悟曰公久於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舉來品評可也自乃舉德山小參話圓悟高笑曰吾以不堪爲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處圓悟驀以手掩自口曰止只恁看得透便見德山也自不勝其憤趨出以坐

具據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於是朋儕競勉自從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遷圓悟監總院務卽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槩大法未明在須更鍛鍊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琅瑯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往撫存遂於言下大徹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圓悟卽還蜀出世昭覺演旣委順郡守以自繼席開堂拈香其略云若爲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於此時如得其髓爲甚麼不爲他不見道魚因水有

撰述
子因母親由自觀圖悟於自有卵翼之功而向人天
衆前吐露直欲雪其所負則與黃檗酬百丈有間矣
嗚呼自之無嗣諒有以夫

成都府世奇嘗座初於舒州龍門焚坐瞋睡間羣蛙
忽鳴誤聽爲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
板也奇恍然詣方丈剖露佛眼禪師曰豈不見羅睺
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
偈曰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蟇啼蝦蟇與板響山獄一
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且力
辭曰世奇淺陋豈敢妄作模範況爲人解粘去縛如

金鉀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
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
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見於佛眼之偈而浮躁銜
露好爲人師者聞奇之高風得不羞哉

潭州東明遷禪師乃真如喆公之嗣天資雅淡知見
甚高晚年逸居瀉山真如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親炙
之一日閱楞嚴經至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有僧侍傍
指以問曰此處佛意如何遷曰釋迦老子好與三十
棒僧曰何故遷曰用按指作甚麼僧又曰汝暫舉心
塵勞先起又作麼生遷曰亦是海印發光僧當下欣

然曰許多時蹉過今日方得受用也忠道者住山時
遷尚無恙相得歡甚然距今未久叢林幾不聞名矣
觀其言論若此則意氣高閑之韻可想見也

饒州薦福本禪師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和尚至泉
南小溪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本私謂其棄
已且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
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有聞本入室故謂之
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個不會本詬之
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
教你知由茲益銳志以狗子無佛性話舉無字而提

撕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
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歸自郡城本趨丈室足纔越
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尋於徑
山脊衆逮散席訪友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寧
頌五通僊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
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
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看他古
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痒處本曰因甚麼
卻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
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朋友琢磨之益

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驟然可使後世想望其風采

黃龍震禪師初從丹霞淳公遊閱再夏而得曹洞宗旨作頌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渟見異之及抵瀉山作插鋤井頌曰盡道瀉山父子和插鋤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時有無風巾巾波已而參草堂清公獲印可尋出世三遷而至百丈道大顯著紹興已有律師妄踞黃龍禪衲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之書達洪師張公如瑩堅命震以從衆望

既而至事請致書謝王公震讓曰若王公爲佛法故何謝之有況吾與之素昧平生主事應縮而退彼交結權貴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紹興以來宗師言行相應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湖州上方岳禪師少與雪竇顯公結伴遊淮山聞五祖戒公喜勘驗顯未欲前岳乃先往徑造丈室戒曰上人名甚麼對曰齊岳戒曰何以泰山岳無語戒卽打趕岳不甘翌日復謁戒曰汝作甚麼岳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戒曰是甚麼岳曰老人大大胡餅也不識戒曰趁鑪竈熱更裕一個岳擬議戒拽拄杖趕出

門及數日後岳再詣乃提起坐具曰展則大千沙界
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卽是不展卽是戒遽下繩
牀把住云旣是熟人何須如此岳又無語戒又打出
以是觀五祖真一代龍門矣岳三進而三遭點額張
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非自全也
耶

徐龍圖禧元豐五年自右正言出知渭州旣歸分寧
請黃龍晦堂和尚就雲巖爲衆說法有疏曰三十年
前說法不銷一個莫字如今荆棘塞路皆據見向開
門只道平地上休起骨堆不知那個是他平地只道

喫粥了洗鉢去不知鉢盂落在那邊不學溷絕學語
言在根作歸根證據木刻鷄子豈解從禽羊蒙虎皮
其奈喫草故識病之宗匠務隨時而丁寧須令向千
歲松下討茯苓逼將上百尺竿頭試腳步直待骸骨
迴迴方與眼上安眉圖他放起把箸自由識個啜羹
喫飯底滋味不是鑊明脊骨曷勝末後拳椎法門中
如此差殊正見師豈易遭遇昔人所以涉川遊海今
者乃在我里吾鄉得非千載一時事當爲歟竭力袒
肩屈膝願唱誠於此會人天挑屑拔釘咸歸命於晦
堂和尚師子廣座無畏吼聲時至義同大衆虔仰噫

今之疏帶俳優而爲得體以字相比麗而爲見工豈有芻襟流出直截根源若此黃太史爲擘窠大字鑲於翠琰高獎千古爲叢林盛事之傳云

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真淨和尚而至寶峯一日有客問真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旣退洪殊不自安卽詣真淨求決所疑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貓兒爪距獐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真淨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

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真淨曰五白貓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跳躑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霸如今也解弄此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卻咲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薦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

湖州報本元禪師侍南公於黃檗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南曰旣是達了爲甚麼更來元曰事不猷細南曰你便打趕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元曰不得

一句南遂行入方丈元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南笑而已尋遊東吳寓姑蘇南峯蘭若高自標致放懷泉石已而郡將禪崑山慧嚴律居致元爲第一世追繹南公凡見僧必嘗問人人盡有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次問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遂成二偈曰相逢不免問生緣一句當鋒旨最玄達磨少林遺隻履卻登蔥嶺不虛傳又曰欲透宗門向上關須明佛手與驢脚真金不使假金粧莫認醍醐爲毒藥元之語錄序次具在至於真淨問湛堂語雖異而意同亦可槩見矣今叢林先佛手驢脚而後生緣殊乖創

問之旨可不辯明哉

淮南祐上座者歷叢席最久而儕輩推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踈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有謂其戲也以故迫之求頌卽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戶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青山露乃跌坐奄盡主事以其未錄道具亟呼撼之祐復開目舉手以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鴈山能仁元禪師夢妙喜和尚於海上洋嶼庵風骨

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一日以三世諸佛不知有話徵詰三四豁然領旨妙喜有偈嘉賞之曰萬仞懸崖忽放身起來依舊卻惺惺飢餐渴飲無餘事那論昔人非昔人元後居連江縣福嚴庵食指猥衆日不暇給庵有伽藍土偶甚夥遂揭偈於祠曉之曰小庵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耒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能仁有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元乃洋嶼發明者十三人之一耳然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癡鈍及其迹跡神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般若殊勝中來豈有他哉

佛眼禪師元祐三年爲舒州太平持鉢回自淝川是時二十一歲而演和尚將遷海會佛眼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曰西別岷峩路五千幸攜餅錫禮高禪不材雖見頻揮斧鈍足難諳再舉鞭深感恩光同日月未能蹤跡上林泉明朝且出山前去他日重來會有緣演以偈送之曰皖伯臺前送別時菴華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看依舊青青一兩枝佛眼之蔣山坐夏邂

撰述
靈源禪師曰益厚善從容言語間佛眼曰比見都
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
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
初心相應耳佛眼得所勉徑趨海會後七年方領旨
噫佛眼微靈源墮死水也必矣其能復透龍門乎先
德曰成我者朋友豈欺人哉

湖州何山辯禪師遊方至西京少林聞僧舉龍門佛
眼禪師以古詩發明巖賓王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
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江人一聲殘笛離亭曉君
向瀟湘我向秦默有所契卽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

眼舉前話問之辯擬對佛眼以手托開辯趨出豁然
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已而山門使勾麥太
湖以病不克行遂還茗溪庵于峽山久之出世天聖
繼遷數剎嘗頌黃龍三關話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
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腳何似
驢腳文殊親見無著好個玻瓈茶盞不要當面諱卻
人人有個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耙便是
鼎鑊油煎佛手驢腳生緣謝郎不在漁船底事奔南
走北不親祖父田園一日葛待制勝仲攜客造其室
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滾滾不已辯不之聽葛疑

而問曰師謂何如辯笑而不答良久勵聲喚待制葛
倉皇應諾辯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
和尚始得坐客瞠若竦然加敬非所謂具活人手段
能如是乎

臨川化度淳藏主乃寶峯祥公參徒之傑者該洽內
典博綜外乘高尚瀟湘備見于自述山居詩凡數十
解今記十有二而已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贏得住
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只有鱗皴杖一尋屋架數椽
臨水石門通一徑挂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溪
雲早晚過自咲踈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回

食飽遊山倦只麼和衣到處眠無心閒淡雲歸洞有
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
隨身只有過頭杖飽腹唯憑折腳鐺幾度遣閑何處
好水聲山色裏遊行瓦鑪爇處清煙靄鐵磬敲時曉
韻寒一穿數珠麤又重拈來百八不相謾一瓢顏子
非爲樂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頭松
韻瀉秋濤數行大字貝多葉一炷麤香古柏根石室
靜延春晝永杜鵑啼破落華村漁父子歌甘露曲擬
寒山詠法燈詩深雲勿謂無人聽萬像森羅歷歷知
坐石已知毛骨冷漱泉常覺齒牙清個中有味忘歸

念身老無餘合此情幽巖靜坐來馴扁古澗經行自
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怕寒癩剃
髻鬆髮愛煖頻添櫓桡柴栗色伽黎撩亂挂誰能勞
苦彊安排其詠閑適情可謂得之至矣倘非中有所
養孰能爾耶

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瑒
始拜江州守潘往見之瑒不爲禮遂懷刺歸竟不之
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
民故自號焉嘉祐以來公卿交薦章數十上旣以筠
州軍事推官起之辭不就隱居豫章東湖上琴書自

娛一日南公高弟潛庵源禪師訪之見其拂琴次源
曰老老大大猶弄個線索在對曰也要彈教響源曰
也不少對曰知心能幾人寂音題其畫像曰毗盧無
生之藏震旦有道之器談妙義借身爲舌擎大千以
手爲地機鋒不減龐蘊而解文字禪行藏大類孺子
而值休明世舒王彊之而不可神考致之而不起此
天下士大夫所共聞然公豈止於是而已哉嗚呼公
之休官問道有始終之節寂音旣暴其隱德著而爲
讚自茲林下始可謂見一人耳

妙喜老師以紹興四年春入閩抵甘茂州廣因蘭若

坐夏未終徙海上洋嶼揭榜於衆寮曰先德有云雜毒入心識如油入麪永劫不可取今時兄弟參禪不得只爲中毒深入骨髓一向有可得道只管禪將去禪到末後剩得一句時便歡喜如此之輩佛也救不得今後上案只得看經不得看雜文字如違連案出院嗚呼是時衆纔五十有奇而閱八晦朔獲證者十有三焉蓋激勵而然耳

雲居舜禪師世姓胡宜春人以皇祐間住棲賢而與歸宗寶公開先暹公同安南公圓通訥公道望相亞禪徒交往廬山叢林於斯爲盛居無何郡將貪墨舜

不忍以常住物結情固位尋有譖於郡將民其衣乃寓太平庵仁廟聞其道行復以僧服寵錫銀鉢孟再領棲賢入院有偈曰無端被譖枉遭迍半載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三峽寺幾多道好幾多瞋未幾遷雲居道愈尊衆益盛以偈示衆曰尋求就裏兩俱愆不涉二途病亦然訛謂個中端的處椎胸貧子一文錢嗟六言忤郡將而獲譴名聞天子而被寵禍福倚伏於亦何足云

湖州甘露寺圓禪師有漁父詞二十餘首世所盛傳者一而已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只把

孤舟爲屋宅無寬窄幕天席地人難測頃聞四海停
戈革金門嬾去投書策時向灘頭歌月白真高格浮
名浮利誰拘得遂以是得名於叢林蓋放曠自如者
藉以暢情樂道而謳於水雲影裏真解脫遊戲耳
臨安南蕩崇覺空禪師生緣姑熟參侍黃龍死心禪
師死心惜其福不逮慧以無應世爲囑草堂清公送
以偈曰十年聚首龍峯寺一悟真空萬境閒此去隨
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尋棲止天台望高叢林
應命崇覺未幾院罹回祿黽勉於土木之役亦無倦
誨接嘗頌野狐語曰含血喫人先汚其口百丈野狐

失頭狂走鷲地喚回打個筋斗空之天貧精悍知見
甚高律身精嚴外請不赴有欲迎齋爲架三門乃告
以捨家財荷公發心矣背衆食奈我破戒何其固守
如此然平居氣凌諸方於學徒亦鮮假詞色真有父
風卓然可敬也

投子聰禪師與海會演和尚元祐間道望竝著淮上
賢士大夫多從之遊黃太史魯直亦嘗勉胡尚書少
汲問道於聰演具書曰公道學頗得力耶治病之方
當深求禪悅熒破生死之根則憂畏淫怒無處安腳
病旣無根枝葉安能爲害投子聰老是出世宗師海

會演老道行不媿古人皆可親近殊勝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增長無明種子也聰老猶喜接高明士大夫渠開卷論說便穿諸儒鼻孔若於義理得宗趣卻觀舊所讀書境界廓然六通四闢極省心力也然有道之士須以志誠懇惻歸向古人所謂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此非虛語嗚呼古今文士於釋教深排而力詆者蓋安於所習毀所不見而然若黃太史雖爲江西宗派之鼻祖然見道而知天下無二道故勤勤懇懇曲折指陳以尚書公爲知言之人而可與言也金陵有俞道婆者禪林傳其參見琅琊啓禪師家以

鬻油資爲業一日聞乞者唱蓮華樂於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有省不覺大咲拋棄油資與市兒競拾其夫詬曰你何顛耶婆撫掌曰非公境界自是見僧必勘驗時有僧過其門婆遽呼曰兒兒僧曰媽媽爹爹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僧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次見僧問曰上座甚處來僧曰五祖來婆曰五祖長老猶是婆兒子在僧曰婆婆卻是誰兒婆曰老婆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其頌婆子偷趙州筍因緣曰虎穴魔宮到者稀老婆失腳又懷疑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宣

政間江淮爲禪衲淵藪婆於是時吹無孔笛韻出青霄遂致和者翫午而至機緣偈句流布於世自有賞音爲其一唱而三歎也

烏巨雪堂行禪師與淨無染書曰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個髑髏裏內有撐天拄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歧子孫終不肯認個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特愛獎謾以免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

界華行之真慈爲不請友以書規拈古之失以頌明趙州之意於宗門有補矣若吾徒不顧其謬妄自提掇豈獨爲明眼嚆端亦招謗法之愆可不戒哉

羅湖野錄卷上

羅湖野錄卷下

宋江西沙門曉瑩集

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萬卷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潯旣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子穿雲過從來這盃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個東坡於是欣然以詩紀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卻有老泉來喚人電眸帟齒霹靂舌爲余吹散千峯雲南來萬

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
泉公喚居士泉復說偈送行曰腳下曹溪去路通登
堂無復問旂風好將鍾阜臨歧句說似當年踏碓翁
噫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
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爲吹散
千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寶峯湛堂準禪師有十二時頌曰鷄鳴丑念佛起來
懶開口上樓敲磬兩三聲驚散飛禽方丈後平旦寅
當人有道事須親不聞先聖有慈訓莫認癡狂作近
隣日出卯大道分明莫外討日用縱橫在目前逢原

左右拈來草食時辰更無一法可當情千里出山雲
有色一源投澗水無聲禺中已龍象須觀第一義若
向其中覓是非見解何曾有一二日南午理事相諳
更相互三門拈向燈籠頭休問他家覓歸路日昃未
法身清淨絕方比乾坤遐邇盡東西千山萬山翠相
倚晡時申由來大道絕踈疎親陽和九月百華發須信
壺中別有春日入西淨室焚香孤坐久忽然月上漏
東窻喚我牀前瑞香斗黃昏戍樓上鳴鐘已落日行
人旅店宿長途華上遊蜂罷採蜜人定亥老鼠此時
正無礙忽然燈滅寢堂前牀前敲我鞞鞞袋半夜子

夢裏分明被人使連宵合藥到天光起來何處有白芷妙喜老師爲誦出而書其後曰湛堂老人作十二時頌家風不減趙州而語錄無有謹令侍者了德錄數本送衆寮與衲子輩結般若緣耳

惟正禪師字煥然華亭黃氏子幼從臨安北山資壽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正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帑度之正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返是去古亦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詣素志旣學三觀於天台復詣徑山參老宿

居素而得旨素住淨土院正輔相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重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正語道選日集賓欲以優禮尊奉及期正作偈辭之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又途中逢進山主以偈贈之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正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臨安守蔣侍郎堂有詩曰禪客尋常人舊都黃牛角上挂餅盂有時戴雪穿雲去便好和雲作畫圖其爲名公賞重如此平生製作號爲

錦溪集三十卷前二偈竝見集中而出處大槩亦塔銘所載嗚呼世之童乎顛褐乎身則曰如是而爲僧矣其知清機密旨之謂者亦幾希焉正之言雖似迂闊以藥吾徒濫廁之病於法門則未容無補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筠陽權管之任是時洪州景德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緣久之有省作偈呈順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

杯甘露滑如飴暨紹聖元年復至筠順化逾年矣公禮其繪像述讚于左曰與訥偕行與璉同處於南得法爲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爲老慈憫黑闇可名爲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搐鼻語再來不見作禮縑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蓋順訥偕行出蜀而順嗣黃龍訥住圓通而大覺璉掌記室則與順同處唯以仁慈祐物叢林目之曰順婆婆公爲表而出之良有以也雖嗣法無聞然有公則所謂一麟足矣建州開善謙禪師平居不倦誨人而形於尺素尤爲曲折有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

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
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
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
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個路頭
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
橛管取呵呵大咲謙之言如雲廊天布以授學者與
夫浮詞濫語何啻天冠地履然福不逮慧出世未幾
而卒於謙雖無恨惜乎法門不幸耳

大瀉智禪師號大圓叟居秀州青鎮之西庵時參政

陳公去非相與過從講道爲樂因問以寂然不動時
如何智曰千聖不能覓其蹤又問感而遂通又作麼
生智曰萬化不能覆其體公欣然以謂聞所未聞作
小詩呈似於智以見意曰自得安心法悠然不賦詩
忽逢重九日無奈菊華枝一日晉淨院範鍾成盛集
緇素讚喜公率智與焉公曰老僧肯安能著語而擊
哉西庵老人不可吝法布施智遂操鯨曰長子羅睺
羅遵受如來敕撞鐘發大機阿難圓信入我今撞此
鐘見聞獲大益上徹三千界下透無窮極塵劫迴寥
寥太空常寂寂息苦與停酸皆承此恩力於是四衆

歡呼爲非常佛事智常舉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
牯却知有而拈曰三世諸佛旣不知有狸奴白牯又
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
是知有底人又繼以頌發揮之曰喫官酒臥官階當
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其
提唱又如此智出世而齒少雖作略不讓雄於諸方
其奈樞衣者走大聲及居大瀉則年運往矣是致道
不克行而爲有識所歎然參政爲序語要謂其持臨
濟宗自任以斯道之重者亦可謂知已也哉
佛眼禪師住舒州龍門嘗題語于延壽壁間曰佛許

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
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
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
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彊支
吾便求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
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痊者也
又尊宿云須知有不病者故明書示以告後來觀其
規詠風中塵履者豈特令退思苦本而已抑欲使遵
乍可有戒而死之訓其明切精審可謂藥石之言矣
嗚呼是大醫王其佛眼之謂乎

汝陽廣慧璉禪師泉州晉江人也世姓陳氏年志於學占報劬院之僧藉繼依招慶真覺禪師日事炊爨有間誦經真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真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璉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愧哉於是謁閩中尊宿僅五十餘員不能契旨卽趨河南晉山念禪師因致問曰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念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豁然大悟尋擢居堂中第一座於景德甲辰歲開法廣慧是時王參政署由給事中出知汝陽璉入州治見其判事次便問作麼生是郡

主一管筆王曰來者便判璉曰忽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王作擲筆勢又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璉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璉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璉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璉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丁晉公以詩送宣賜進奉紅綃封龍字茶與璉密緘龍焙火前春翠字紅綃熨眼新品字至高誰合得雙林樹下上乘人其爲名公尊崇若此景祐三年歲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扁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而逝景德間宗

師爲高明士大夫歆豔者廣慧而已蹟其風尚旣拔
乎類況享壽八十有六而預知報謝因紀次大槩以
補僧寶傳之闕庶不殞其美也

金陵華藏民禪師初講楞嚴經於成都聽徒獨盛于
時圓悟禪師住昭覺民率其友勝公扣以教外別傳
之旨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圓悟
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而恍然自謂至到矣圓悟知
其以意領解遂示本色鉗鎚民則罔措數日復陳已
見曰拈椎豎拂豈不是一切世界諸所有物皆卽妙
明真心圓悟曰汝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

敲牀豈不是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悟曰教中
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是如何
民悚然無以躊躇圓悟出蜀住湖北夾山民亦罷講
而至因晚參舉僧問巖頭古瓢未挂時如何巖頭云
後園驢喫草民莫涯其意乃詰於圓悟及使理前話
而問乃答以庭前柏樹子民遽大徹尋命爲堂中第
一座圓悟陞堂有偈美之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
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須知德嶠訪龍潭七
年往返遊昭覺萬里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克第一座
百華叢裏現優曇勝亦爲圓悟之嗣住泗州普照號

法濟禪師也

福州空晉座在江西雲門庵一日妙喜老師問其香嚴上樹話對以好對春風唱鷓鴣及徵之是樹上語是樹下語空罔然尋避寇之曹溪復趨臨川疎山時草堂清和尚在焉因看前話有所證自謂頓見妙喜用處遂歸閩寓古田秀峯道望四馳而屢卻名刹之招東禪淨禪師有偈調之曰山龜有殼藏頭尾七十二鑽不奈何恰似秀峯空晉座嘉招不肯出煙蘿答曰敢將不出以爲高朽索其如六馬何賴有肖溪長柄杓不妨霜月在松蘿空之偈句風韻高妙於事理

尤爲圓融如贈撮藥道人曰當陽拈出大家看來處分明去處端總是諸人自遮護先生毫髮不相謾又貽修漏道者曰是處叢林走一遭敲毆打瓦不辭勞忽然踏著通天竅始覺從前立處高又雪中和僧偈曰蓋覆乾坤似有功洞然明白又無蹤其如未識無蹤處玉屑霏霏落眼中曾侍郎吉甫嘗有詩寄之曰江西句法空公得一向迤禪挽不回深密伽陀妙天下無人知道派中來其爲名公擊節如此

潭州智度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欲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乃悔過出家因冥誦華嚴經至現相

品曰佛具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知處處皆見佛於是悟入華嚴境界爲衆講解于成都剖發微旨無出其右尋以未探禪宗出峽謁無盡居士於荆南無盡曰若向上一著非蔣山老孰能指南遂遣書爲覺紹介其略曰覺華嚴乃吾鄉大講主前遇龍潭爲伊直截指示決成法器有補宗門矣覺抵蔣山一日聞圓悟舉羅山道有言時騎牀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覺恍然自謂有所證作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圓悟見而

大咲翼日問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圓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自茲參究經於五載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於廬阜有云若道有親疎者豈有旃檀林中卻生臭草須知宗師著著不曾虛發至是頓釋所疑乃述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回來不怕語聲高其得樂說之辯以扶宗振教爲已任非馳騁於駕詞而已至於宗門統要機緣無不明之以頌古今名僧行實無不著之以傳雖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旣藏於蜀山豈不壯叢林寂寞之傳耶

吉州禾山方禪師元符戊寅歲至豫章翠巖參禮死
心和尚已而執侍閱五載死心既謝院事寓靖安祐
聖琚公席下進方與俱日以禪悅爲樂使方述文而
祭歿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而緇素環侍其文曰維
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六月七日參徒比丘惠方謹以
太虛爲盤萬象爲饌致祭于死心和尚之靈混元之
精廓爾發生氣孕南方剛烈煥明兩踞狴座祖令嚴
行一旦拂衣衲子趨睽峻機電卷訖敢論評入煩惱
海現涅槃城隨機發藥省彼狂醒含光育德混入枯
榮得大自在遊戲寰瀛一法若有萬象崢嶸尚饗噫

死心平生訶佛罵祖氣蓋諸方故叢林目爲新孟八
及退藏於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子之間乃
爲兒戲事又豈可以常情測度哉

翰林學士楊公大年由秘書監出牧汝州時廣慧有
璉禪師在焉公至晉謁之問曰布鼓當軒擊誰是知
音者璉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
璉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及相與夜話璉曰祕監曾
與誰語及此事來公曰曾問雲門諒監院兩個大蟲
相敵時如何諒對以一合相亦嘗自著語曰我只管
看未審恁麼道還得也無璉曰老僧卽不然公曰請

別道看璉以手作拽鼻孔勢曰這畜生更教趙公於
言下知有遂酬酢達旦自是諮詢經于半載擬膺之
物曝然而釋乃與尊宿激揚機語哀而號汝陽禪會
集因自著敘曰粵以達磨西來少林壁觀心燈續燄
信衣密傳逮六世而華果乃成流諸方而葦廡斯衆
隨機有得證道同歸雖性地恒明而言樞差別師承
異稟體用致殊河獸深淺非觀慧而訛分城乳醇醪
亦法味之隨變差毫髮而彌隔滯筌罟而易分自南
嶽懷讓爲曹溪嫡子讓傳馬祖道一一傳百丈懷海
海傳黃檗希運運傳臨濟義玄玄傳興化存獎獎傳

汝州南院顒顒傳風穴延沼沼傳普山念念傳廣慧
元璉璉於曹溪爲十世爰有俗士潛心空諦勤求知
識多歷年所滯於言句迷乎物我羈官之故宿緣是
契咨詢采索渺瀰時序恍然啓悟洞見真常有法昭
者傳法於葉縣皈省省亦嗣於念居多集會形於問
答扣侍座隅隨時疏錄屬有好事傳布襄陽南雍名
區招提竝列大士間出一音迭吼互爲主伴更有醜
對其谷隱紹遠玉泉守珍同嗣石門徹白馬令岳嗣
先白馬倫普寧歸道嗣德山密正慶惠英鹿門山主
惠昭同嗣雲居齊凡六大士洎廣教省竝存言唱用

一區米
國清里金一
三
咨提振仍復討歷遺集詳求昔範或盡相善或虛其對有別語焉有代語焉往哲深意初心勤請或教舉其要或顯其旨有拈語焉有垂語焉躡前以申問者列爲進語因時而興論者備諸辯語後有同參之淨侶徑途之禪客公齋胥會精廬環坐隨方扣擊尋常應報者或用掇集以布於同志凡十有三卷云爾嗚呼六一居士謂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勁寡合觀夫公齋務簡與宗師激揚萃集機語布於同志以其所存實聖賢之高致也

溫州江心龍翔肱禪師天資嚴重能追蹤其師高庵

悟公之爲人其偈句亦精妍叢林頗傳誦之因謝事龍翔遊鴈蕩戲題龍鼻水以見意曰雨足雲收得暫閒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間肱後住筠陽洞山退寓雲居三塔而終然雲居乃受道之地流行坎止任之以緣復以高庵冥會此非偶然耳

黃龍庵主者初承南禪師遺命領住山緣十有二白於法席正盛時毅然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於是榜其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

是看得因緣自有歡喜入處卻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卽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剎法到頭只是自謾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個入路非是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

自勝如亂生誦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個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卻請訪及紹興庚申冬獲斯榜於南蕩空禪師處空嗣死心能詳晦堂平居行事然須學者渴法乃與開示以朔望爲准殆謂是也

保寧璣道者元祐間住洪州翠巖時無盡居士張公漕江西絕江訪之璣逆於途公遽問曰如何是翠巖境對曰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公曰尋常只聞師道者之名何能如是祇對乎璣曰適然耳公笑而長哦曰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巖

門近洪崖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遂題于妙高臺
今有石刻存焉

三祖會禪師者天資敬嚴臨衆煩苛故叢林無善譽
色目之爲會魔子因持鉢歸示衆舉世尊入舍衛乞
食至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比者山僧至深村狹
路一婆子亦乘轎來不免各下轎而過婆子問曰和
尚向甚處去遂對以持鉢去婆子云啞著甚來由大
衆你且道這婆子啞著甚來由與須菩提歎希有世
尊是同是別若道同甚麼處同若道別殊具衲僧眼
在會乃天衣懷公之嗣緣雖不稔而機辯逸格爲巨

行公固常稱其作略以臨濟下金剛眼睛師子爪牙
者蓋此老亦服膺矣

天童覺禪師因歲暮過衛寺丞進可之廬有堂曰六
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且覓偈發揮
其旨覺卽賦曰風濶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
諸法性空方得座一彈指頃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
早野雪櫺窓夜不昏萬象森羅心印印諸塵超豁妙
無痕妙喜老師自徑山繼至衛命和之曰非湛非搖
此法源當機莫歇假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
邊廣大門萬境交羅元不二六窓晝夜未嘗昏繚思

麗老事無別擲劍揮空豈有痕世俗名堂室必於儒
書意在燕休閒適而已其欲資坐進此道取於佛經
蓋亦鮮矣所以天童賦偈美之徑山依韻和之是皆
指以入道捷徑略不少惜眉毛耳

西蜀顯禪師者落髮師乃紹覺白公有偈送之南遊
曰古路迢迢自坦夷臨行不用更遲疑他時若到諸
方日爲我分明舉似伊既至海會參禮演和尚一日
演語曰我固知你見處只是未過白雲關是時圓悟
爲侍者顯密以白雲關意扣之圓悟曰你但直下會
取已而演自城歸顯偕圓悟入城相值於興化演曰

記得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演顧圓悟曰這
漢饒舌矣由是機語相契久而舜歸蜀演爲小參曰
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卻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
記取魯語顯旋成都紹覺住昭覺使顯應長松之命
開堂拈香曰一則鑪鞴功精一則磨淬極妙二功並
著理訛爲先不見道本重末輕當風可辨此香奉爲
紹覺和尚爇向鑪中令教普天大地填溝塞壑使天
下衲僧無出氣處嗚呼言浮其實欲隱彌露無乃計
之左乎其與一宿覺蓋相萬也至於蚤善戴嵩之筆
故叢林目爲顯牛子旣以小技溷掩道望以故情謬

素師承而爲後世矜式其可耶

邵武吳學士諱偉明字元昭參道於海上洋嶼庵與
彌光藏主爲法友別去未幾於南劍道中有省乃頌
妙喜老師室中所問十數因緣今紀其一曰不是心
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穿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
解道鎮州出蘿蔔遂致書以頌呈謂不自謾也妙喜
卽說偈證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
要識臨濟小厮兒便是當年白拈賊繼而光往邵武
相訪亦和之曰通身一穿金鎖骨正眼觀來猶剩物
縱使當機觀面提敢保居士猶未徹妙喜亦嘗謂元

昭有宗師體裁又稱光爲禪狀元諒其然乎以之追
蹤丹霞龐老故事可無媿也

希丘隆禪師道貌如甚悞者與圓悟禪師潭之道林
法席一日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遂豎起拳云見麼隆云見圓悟曰頭上安
頭隆於言下有省尋俾掌藏教有問圓悟曰隆藏主
柔易如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瞌睡希耳及住虎丘道
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
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于
上達磨曰闔國人難挽西攜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

古冷光輝百丈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
聲去卻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
師曰春至百華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
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嗚呼百丈創立禪規以來
叢林卒不至於阇廢實本於此白雲以百丈配享達
磨有識靡不避其議可謂知本矣隆旣能遵行奉先
之禮又從而爲讚發明其道有足多也

靈源禪師居黃龍昭默堂與東湖居士徐師川夜話
遂及陳述古嘗對東坡談禪東坡謂其如說食龍肉
且以自所論若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靈源曰此乃

東坡早歲赴俊發言不覺負墮當爲明之於是成二
偈東坡笑說喫龍肉舌底那知已喫津能省喫津真
有味會言龍肉不爲珍又曰何知龍肉卽豬肉細語
麤言盡入神惜彼當年老居士大機會未脫根塵師
川笑曰至哉斯言惜老坡不聞也噫東坡詩有前身
自是盧行者之句蓋自知從佛祖中來矣然較所學
於述古可謂前言戲之耳靈源欲杜其從而作說者
以偈辨明厥有旨哉

興元府吳恂字德夫以元豐元年任豫章法曹時郡
帥王觀文韶迎晦堂和尚入城館於大梵院而咨心

要吳亦往參扣晦堂曰公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吳窘無以對遂於行住坐臥提撕此語忽自知有而機莫能發乃閱傳燈錄至鄧隱峯倒卓而化其衣順體不褪深以爲疑自是徧問尊宿或答以神通妙用或答以般若力資疑終不釋復趣晦堂而問之晦堂笑曰公今侍立是順耶是逆耶吳曰是順晦堂曰還疑否吳曰不疑晦堂曰自旣不疑何疑於彼吳於言下大徹嘗有二偈題于晦堂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又曰廬峯居士舊門人

邈得師真的的親大地撮來成個眼翻騰別是一般新晦堂有偈送之曰海門山險絕行蹤踏斷牢關信已通自有太平基業在不論南北與西東噫吳爲府掾能自公餘暇質疑於尊宿與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者遠矣是時叢林皆傾慕其風采亦可謂特立之士林間錄以德夫爲散夫無乃誤耶

潛庵源禪師初謁泐潭月和尚月問曰自何而來作個甚麼源曰近離洪州欲學佛法月曰殿裏有去學取源曰今日撞著個泥堆月曰白日裏見鬼源便喝旣而趣黃檗與南禪師法席源爲人外若簡淡而中

敏南公喜之命執侍最久而源侍者之名遂著叢林
嘗頌三關話曰拈一放一烏光黑漆打破畫餅青天
白日欲識鷲峯峯上機摩訶般若波羅蜜年逾八十
而喪明學者益親附之有欲板其語要流通源設拒
曰若吾語深契佛祖從今百日間目復有明則副汝
請如期果愈緇素讚喜曰得非般若之驗歟壽九十
有六而遷寂建炎己酉冬訖後事不數日虜犯洪城
殺戮無噍類源不罹斯厄非道德所致耶

明州智朋禪師初爲寶峯持鉢至焦山時方丈成枯
水與照闡提俱嗣芙蓉楷老先後得法未嘗相識成

問朋曰寶峯有何言句朋卽呈照自題肖像曰雨洗
淡紅菴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流
水光中枯木春暎你是何人成稱賞之曰今日方知
寶峯親見先師來又指以問朋曰汝會麼朋曰不會
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否朋遂誦至誰人知此意
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朋口曰住住朋
豁然有省朋後出世衡州華藥爲獎之嗣尋遷婺州
天寧先是崇寧二年詔州郡建禪苑以萬壽配紀元
爲額于時有致法門興衰之慶於妙湛禪師妙湛謝
之曰乃今而後安得明眼尊宿三百六十員布於天

下耶第恐法門衰由是矣至政和元年改崇寧爲天寧朋之住天寧在紹興七年陳僑寓混殺於有司遂奉聖旨改報恩廣孝得專一追崇指揮逮十五年易廣爲光蓋事權輿於朋矣故錄朋能推廣聖孝於無垠而併記妙湛之言妙湛住雪峯而終

死心禪師紹聖間住江西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威靈甚著死心徙祠於院西偏卽址以建丈室設榻奠寢隣蟠身側叱去復來夜以爲常一夜將三鼓夢冠裳者通謁極陳遷居非所樂欲假莊丁六十輩南遊二廣死心在夢諾之居無何莊丁家疫癘大作物

故如數而後已遂設問於學徒曰且道果有鬼神乎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丁爲甚麼死時下語鮮有契者適楚源首座自寶峯真淨會中來死心如前問之源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死心笑而已源應機鈍甚寂音目爲源五斗蓋開口取氣炊爨五斗粟方能酬一轉語妙喜老師早嘗爲源見知因謁李商老逾年而歸源讓之曰啞荒了也豈不念無常迅速乎老師晚年常以此語學徒且謂當時不覺汗下嗚呼寶峯號江西法窟源於其間持維挈綱激勵英俊亦不失陳蒲鞋之爲人也

瀛州顯晉座賦性高逸機辨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劒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謾效顰亦提得一個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凜凜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坐斷毗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撼勇作倒勢顯拂袖而行勇云且來顯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稱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瑤公遊水磨顯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瑤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他在

此聽說話顯曰不曾帶得褌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旣而遊湘西寓鹿苑真如禪師使之分座接納久而歸瀛上或傳住西堂而終顯之參保寧如太原乎在雪峯及趨白雲似大禪佛到霍山雖具有體裁何竟無聞哉得非溪邊老嫗喚其舊名耶

佛鑑禪師元符二年首衆僧於五祖于時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旣虛靈源薦佛鑑於舒守孫鼎臣遂命之出世演和尚付法衣佛鑑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襴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一衆悚服及

禮辭次演曰大凡應世略爲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福不可受盡福盡則必致禍殃二勢不可使盡勢盡則定遭欺侮三語言不可說盡說盡則機不密四規矩不可行盡行盡則衆難住其詞質而理優足以救過遠惡亦猶藥不在精麤愈病者爲良耳

明州啓霞宏禪師秀峯祥公之嗣爲人剛峭不妄言笑故有鐵面之名於叢林嘗著法寶傳三卷烏巨行公爲序冠其端略曰凡禪門正法眼藏皆見於傳有引以敘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要學者覽之宗要明

而機緣得矣茲可見傳之大槩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閑侍者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鄉人討個甚麼僧擬議卽以杖打出其接物類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葬所親迎柩至宏堅臥其穴不克襄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住爲已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

祖風烈可謂大瀉喆公之有孫也

馮給事濟川紹興八年隨僧夏于徑山因題骷髏圖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乃知一靈不屬皮袋妙喜老師見而謂之曰公何作此見解耶卽和曰只此形骸卽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馮於是悚然悔謝是時堂中晉座九僊清禪師亦繼之曰形骸在此其人何在日炙風吹掩彩掩彩清乃惠日雅公之嗣

寶峯闡提獎禪師有法語五則示其宗旨以付聰藏主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脈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

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是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參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往往人以理事明以寂獎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個是得力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卽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無情無見無語拽住便問他你何人闡提平時不謾許與而囑累

於聰其任固重聰必穎然秀出於門弟子之間者夫何出世福清之天王不克行道而終遂致名亦不聞于叢林也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普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曰毒蛇猛虎席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旣無門退無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參契分更唱迭和與夫捉杯笑語爲治劇餘樂則有間矣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石霜清素侍者聞之古田毛巖乃生緣也晚遯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咨扣素曰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曰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

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
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居士張公逮崇寧三禩寂音尊
者謁無盡於峽川善溪無盡曰昔見真淨老師于歸
宗因語及兜率所謂末後句語尚未終而真淨忽怒
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用信旣見其盛怒不
敢更陳曲折然惜真淨不知此也寂音曰相公惟知
兜率口授末後句至於真淨老師真藥現前而不能
辨何也無盡駭曰真淨果有此意耶寂音徐曰疑則
別參無盡于言下頓見真淨用處卽取家藏真淨肖
像展拜題讚其上以授寂音曰雲庵綱宗能用能契

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旨觀露唯肖前悅後洪
如融如肇厥後有以讚鑱石於仰山寂音亦有二偈
示悅之侍者智宣云素公死後開名在末後句如黃
石書殺盡英雄人不見子房兩眼似愁胡又曰無爲
兩字如何說開口知君病轉深試問舊時宣侍者不
言不語笑吟吟噫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轍跡致無
盡隨墮其中非寂音發真淨暝眩之藥何能愈無盡
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涘
哉

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已事咨決者屢

矣演卽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
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
近演曰有元禮嘗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
眼始得及聞我上堂道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
有省子若乞教於禮必須獲益及請問禮乃以手引
遠之耳繞圍鑪數匝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
冀開發卻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他日悟去
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鑪見火一豆許恍
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
上傳燈錄適當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圓悟因詣其

寮舉青林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
甚麼難出圓悟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又作
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圓悟退而語朋
舊曰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
公有頌發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
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
我不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華生碓觜善財謾說百城
遊何曾踏著自家底

仰山偉禪師者平時機語叢林鮮傳其見於仰山祖
堂自讚曰吾真難邈斑斑駁駁擬欲安排下筆便錯

又塔銘載示衆曰道不在聲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妙喜老師謂其是講因明百法起信等論師及參得禪了開口更不著經論一字以其說禪方於雲蓋老智云

端和尚於皇祐四年寓歸宗書堂邵功甫任星子主簿時相過從扣以心法逮端住承天遷圓通邵復尉於江州德化往來尤密端移舒州白雲海會邵乃自當途往謁端問曰牛醇乎對曰醇矣端遽厲聲叱之邵不覺拱而立端曰醇乎醇乎於是爲邵陞堂而發

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可知禮未幾示寂邵爲銘其塔略曰師之道超佛越祖師之言通今徹古收則絕纖毫縱則若猛虎可謂知言矣昔人逢僧話得半日之閑尚見於詩況學牧牛卒致乎醇自載于塔碑亦不爲過

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因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潛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龍訪

晦堂於西園先以偈書默庵壁曰亂雲堆裏數峯高
絕學高人此遁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
猱徐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
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
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
時爲侍者尋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推超玄機於鷲
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
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魯直聞而
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轟茸爲虛空安耳穴
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無盡於宗

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
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其奈狹中媚忌爲叢林
口實也

死心禪師以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從洪帥李景直之
命住黃龍山明年揭榜于門曰仰門頭行者賓客到
來劃時報覆卽不得容縱浮浪小輩到此賭博常切
掃灑精潔凡置三門者何也卽空無相無作三解脫
門今欲登菩提場必由此門而入然高低普應遐邇
同歸其來入斯門者先空自心自心不空且在門外
戊子九月十八日死心叟自死心平日佛祖在所詆

詞而於賓客不立涯岸如此其言典而嚴簡而悉於
世出世間兩得之矣若使守法任者具如是施爲何
慮叢林之不振耶

程待制智道曾侍郎天游寓三衢最久而與烏巨行
禪師爲方外友曾嘗於坐間舉東坡宿東林聞谿聲
呈獎覺總公之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程問行曰此
老見處如何行曰可惜雙腳踏在爛泥裏曾曰師能
爲料理否行卽對曰溪聲廣長舌山色清淨身八萬
四千偈明明舉似人二公相顧歎服吁當時獎覺能

奮金剛椎碎東坡之窠窟而今而後何獨美大顛之
門有韓昌黎耶雖烏巨向曾程二公略露鋒鏑豈能
洗叢林噬臍之歎哉

蘇州定慧信禪師蚤以百丈野狐頌得叢林之譽其
頌曰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
言詮無繩自縛春至華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瞿化
搖鈴鐸又貽老僧曰俗臘知多少龐眉擁毳袍看經
嫌字小問事愛聲高暴日終無厭登階漸覺勞自言
曾少壯遊嶽兩三遭信爲明眼宗匠此乃其遊戲耳
然品題形貌之衰憊模寫情思之好尚抑可謂曲盡

其妙矣

樞密蔣公穎叔與圓通秀禪師爲方外友公平日雖
究心宗亦泥于教乘因撰華嚴經解三十篇頗負其
知見元豐間漕淮上至長蘆訪秀而題方丈壁曰余
凡三日遂成華嚴解我於佛法有大因緣異日當臥
此地比覺城東際唯具佛眼者當知之于時秀辨之
曰公何言之易耶夫華嚴者圓頓上乘乃現量所證
今言比覺城東際則是比量非圓頓宗又云異日且
一眞法界無有古今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念若言異日今日豈可非是乎又云具佛眼者方知

然經云平等眞法界無佛無衆生凡聖情盡彼我皆
忘豈有愚智之異若待佛眼則天眼人眼豈可不知
哉公於是悔謝及秀示寂公以文祭之曰方外之友
唯余與師念昔相見一語投機師來長蘆我漕淮沂
亦復交臂笑言熙怡我論華嚴師爲品題陷席機緣
脫略徑曷爲捨我先其往而蔬糗致誠虔其歆之
嗚呼公於華嚴非素業矣而欲追蹤棗柏大士遊普
賢行願海未免背馳而秀不敢孤方外契爲之辨明
然一字之師似可羞張迴浪稱於齊已也

襄陽谷隱顯禪師生於西蜀安樞密之別業田丁家

南遊參仰山偉公因致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偉對以
日出東方夜落西顯復進語東方向上更望指示語
未竟而偉便打於是有省及住谷隱以仰山忌日對
靈拈香曰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不知大仰來不
來一炷旃檀表勤意顯爲人誠至道學純正安公常
攜家屬致拜且語人曰不意有一佛出吾家地上遂
奏淨覺禪師號以伸敬焉蓋取其蘊略其所出可謂
道在一介則一介重也

潭州雲蓋智和尚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歲死心謝
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觀日已夕矣侍僧通謁智曳

履且行且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能致名
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哭是真師叔是
假師叔智卽當胸毆一拳死心曰卻是真個遂作禮
賓主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領黃龍至政和甲午十二
月十五日示寂時智住開福得其訃音卽陞座曰法
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
黃龍從此入輪迴侍僧編次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詬
是時智年九十可謂宗門大老矣視死心爲猶子聞
訃歎法幢之摧蓋前輩以道法故今則不然生譽死
毀與市輩無異矣真可羞也

泉州教忠光禪師與李參政漢老在小谿雲門庵妙
喜會中有同參契分李因致光住教忠功德院其疏
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爲叢林
傳誦旣而李病將革以偈寄光曩歲曾經度厄津深
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
光卽和之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更尋不二門八苦
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李得其報閱罷而逝
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亂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
日所養矣東坡謂生死之際不容其僞李殆庶幾焉
李文和公大中祥符間嘗作二句頌寄朱發運正辭

是時許郎中式亦漕淮南朱遂以李頌示許相與聯
成四句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

李

雨催機

子還家

朱

風送漁舟到岸

許

仍命浮山遠公和之曰

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
紅鑪再煅鉏麁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驚飛影落
秋江風動蘆華兩岸文和公尋復自和曰參禪須是
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今唯傳後一頌而已然世謂士夫學禪只資談柄亦
安知文和之唱諸公之和其語徑正有宗師體裁也
哉

明州和庵主從南嶽辨禪師遊叢林以爲飽參及逆
居雪竇之前山栖雲庵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雪竇
主者嫉其軋已因郡守周舍人聞其名而問之對云
一常僧耳和遂題三偈于壁徙居杖錫山一曰自從
南嶽來雪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庵身已老又
尋幽谷養衰殘二曰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卻雲庵過
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閒三曰黃皮
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嬾能頻對客攀
蘿又上碧峻嶒和之清名高德出自所守而神藥形
茹亦何與於世然猶取忌於時卒致徙居噫德名累

人信矣夫

百丈珍禪師有開山大智禪師讚曰要識百丈祖師
只這目前便是若更顧佇思量何止落在第二向未
遭喝已前識渠面目尋扭住作聲時全無巴鼻誰云
馬駒踏殺天下人出得這一個得恁衰氣元來不直
半分始解兒孫滿地珍乃建陽人天資和雅篤爲杜
多之行搭以麤繪僧伽梨韻致高古由是得珍布衲
之名於叢林也

廬山慧日雅禪師乃真淨高弟嘗著禪本草一篇曰
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闢壅滯通血脈清神益

志駐顏色除熱惱去穢惡善解諸毒能調厥病藥生
人間但有大小皮肉骨髓精麤之異獲其精者爲良
故凡聖尊卑悉能療之餘者多於叢林中吟風詠月
世有徒輩多采聲穀爲藥食者悞人性命幽通密顯
非證者莫識不假修鍊炮製一服脫其苦惱如縛發
解其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
病號大醫王若世明燈破諸執闇所慮迷亂幽蔽不
信病在膏肓妄染神鬼流浪生灰者不可救焉傷哉
噫世稱韓昌黎毛穎傳以文章爲滑稽若禪本草寧
免併按者歟先佛號大醫王而修多羅藏得非方書

乎況禪本草從藏中流出議病且審使藥且親其有
服食獲證大安樂地也必矣由是觀之雅豈徒然哉
湛堂準禪師與雅公爲法門昆仲因雅述禪本草乃
製炮炙論佐之曰人欲延年長生絕諸病者先熟覽
禪本草若不觀禪本草則不知藥之溫良不辨藥之
真假而又不諳何州何縣所出者最良旣不能窮其
本末豈悟藥之體性耶近世有一種不讀禪本草者
卻將杜漏藍作綿州附子往往見面孔相似便以爲
是苦哉苦哉不惟自悞兼悞他人故使後之學醫者
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擾擾逐其末而不知安樂返本

之源日月浸久橫病生焉漸攻四肢而害圓明常樂之體自旦及暮不能安席遂至膏肓狂喪身命者多矣良由初學麤心師授莽鹵不觀禪本草之過也若克依此書明藥之體性又須解如法炮製蓋炮製之法先須選其精純者以法流水淨洗去人我葉除無明根秉八還刀向三平等砧碎剉用性空真火微焙之入四無量曰舉八金剛杵杵八萬四千下以大悲千手眼飾飾之然後成塵塵三昧鍊十波羅蜜爲圓不拘時候煎一念相應湯下前三三圓後三三圓除八風二見外別無所忌此藥功驗不可盡言服者方

知此藥深遠之力非世間方書所載後之學醫上流試取禪本草觀之然後依此炮製合而服之其功力蓋不淺也妙喜老師曰湛堂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知作文關捷遂著羅漢疏水磨記炮炙論嗚呼尊宿於世間學尚爾其審況出世間法乎若夫炮炙論文從字順詳譬曲喻而與禪本草相爲表裏非真起膏肓必死之手何能及此哉

鼎州靈巖安禪師爲人奇逸機辨自將佛性泰公未出世時安以師事之及泰住德山遣安通嗣書于蔣山圓悟禪師爾時圓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前圓悟

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圓悟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耶圓悟曰背後底聲安便度書圓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晉座大眾書於僧堂前晉座問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晉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卻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晉座便喝安曰作家晉座晉座又喝安打一書晉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圓悟與佛眼禪師立於法堂且吟其作略圓悟厲聲曰打

我晉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廝踏有甚憑據安曰說甚麼官馬廝踏正是龍象蹴踏也圓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圓悟曰我五百衆中晉座你爲甚麼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圓悟顧佛眼吐舌而已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圓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欺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

莫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
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鑪上熏曰南無三
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於蔣山坐夏
圓悟使分座接納秋辭歸圓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
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圓悟乃以頌嘉賞
之曰使乎不辱命臨機貴專對安禪將扇鬢著著超
方外不唯明窻下安排掇向繩牀撥嶮崖拈椎豎拂
奮雄辨金聲玉振猶犇雷九旬落落提綱宗衲子濟
濟長趨風解粘去縛手段辣驅畊奪食猶雍容秋風
忽作要歸去了卻武陵一段事勃宰理窟乃胷中行

行不患無知已臨行索我送行篇栗棘蓬與金剛圈
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金毛師子解齮
身個是叢林傑出人不可孤峯大哮吼五葉一華天
地春自古禪會以專使爲重任禮貌機辯兼而優爲
之者則不辱命矣安之若此可不謂全才乎

羅湖野錄卷下

終

羅湖野錄跋

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具者其過在當時英俊失于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而然遂致有見賢思齊者徒增太息耳妙總窮居村落不聞叢林勝事久矣比者江西瑩仲溫遠自雙徑來訪山舍娓娓談前言往行殊慰此懷徐探囊中遂得羅湖野錄一編所載皆命世宗師與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醅醉雄文可以輔宗教明誨可以警後昆於是詳覽熟思不忍釋手亦足以見仲溫爲道爲學之要其操心亦賢於人遠矣與天下好事者共之庶幾後世英俊

繼而爲之使夫佛祖之道光明盛大其澤豈不博哉
紹興庚辰十月二十日書

刑部郎中金壇于玉立施銀十六兩五錢刻此
羅湖野錄卷上下共計字三萬箇
嘉禾沙門道梅對姑蘇徐音書進賢洪國輔刻
萬曆辛丑夏仲月徑山寂照庵識



170 1 2 3 4 5 6 7 8 9 180 1 2 3 4 5 6 7 8 9 190 1 2 3 4 5 6 7 8 9

撰述

羅澤遠錄

三十一

羅澤遠錄

羅澤遠錄

に
廿四